# 另类美亦暖心

王妙瑞

今年国庆期间，我的许多战友来沪旅游观光，除了对上海的巨大建设成就赞叹不已之外，还不约而同地给一份另类的美点赞——上海的“公厕之美”。

是的，公厕。现在有个节日叫“世界厕所日”，定在每年的 11 月 19 日，这是联合国 4 年前确定的。去年市妇联、市旅游局、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等部门发起了一个“发现公厕之美、寻找公厕之最”的摄影比赛活动，在鱼眼镜、广角镜、长焦镜下，一个个熟悉的陌生的美丽公厕呈现在大众眼前。我也饶有兴趣地参与了，深感如果举办全球性的公厕比赛，上海公厕争夺名次的希望很大。

受这个特别的摄影比赛影响，一年来，我有意或无意经过那些美丽公厕，总要进去逛一逛，享受那诗意化的公厕，画卷般的公厕，人性化的公厕。由此我对上海的自豪情感又增加了一分：因为上海不仅在大的方面有突破，而且在小的方面也在不断地进步。生活细节的美妙变化，尤让人感受到城市的温度。

在长宁区新华路的一个公厕里，专门为女性打造的厕所间独具匠心，仿木质的台上盆承载的是一片暖意，傍边的花瓶插着绽放的梅花，墙上的长幅“画卷”是翠绿的植物，高出地面的婴儿床铺着软垫，还有玩具猫等……如此考究的装潢设计，让人有种“回家”的放松感觉。

西藏中路 239 号公厕地处市中心。掩映在高大的绿荫下，公厕的墙面一改素色面孔，增加了 6 幅巨大的四季风景画，契合周边环境，凸显了绿色环保的公厕理念，走进那里，满意度也不言而喻。

徐汇苑地下车库公厕集艺术感、科技感于一身，姹紫嫣红中闪出金光，让人诧异竟有如此“豪华”公厕；松江广富林遗址公园桥洞式厕所妙趣横生，让人产生穿越古代的思幽之感；而步入迪斯尼小镇公厕，如厕如入画，因为墙面和地上都是画。至于斯格威铂尔曼大酒店的公厕、上海国际时尚中心公厕、弈欧来购物村公厕等，都是高大尚的典范，让我开了眼界。

不断创新的上海，在公厕的变革中“佳作”频现，其主题是“城市让生活更美好”的延续，而你我则从中获得更惬意的生活快感。客观地说，百姓对上海公厕的总体满意度明显提高了，与过去人称厕所为“臭所”是不可相比的。我的人生前 30 年，家里没有厕所，经常上公厕。记忆中的虹口公平路东余杭路转弯角子上的公厕距家近千米，算是最近的了。这个公厕灯光暗淡，窗户很小，里面臭气浓重，烟雾弥漫。这样的公厕过去到处都有，而今早已脱骨换胎，旧貌变新颜。

当然有些公厕管理不到位，不洁现象和存在异味还是有的。我以为“公厕之美”是多样性的。设计新颖，硬件先进当然好；但条件不足，只要能因地制宜，保持清洁无异味，那也是一种美。最近我去日本长崎旅游，可能因为存着一份心，所以所到之处即使不去方便，也要去看一下公厕。果然爱清洁的国家名不虚传，虽不豪华，但都让人舒心，主要就是源于清洁无味。但比较下来，我觉得上海的不少公厕也足以与长崎相媲美。从人口密度来看，上海公厕的管理难度明显要高于长崎，毕竟该市的人口只有我们 2400 万的一个零头。后大巴经过长崎的大村市，这个市与上海的闵行区很早之前就结好。我拿我所熟悉的闵行中谊菜场门口公厕与那里相比，其清洁程度一点也不差，没有水迹、没有脚印、没有异味，便池光洁如新。这是我们敬爱的公厕保洁员爱岗敬业，持之以恒的结果。

期盼上海的公厕在硬件建设和规范管理方面更上一层楼。同时，我们这些有需要而踏足其间的人，也理应提高自己的素质，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文明，让这份温暖，传递到每一个人心中。

边看边聊

# 默契

杨建明

半夜里，母亲翻了个身，她一边迷迷糊糊地抬头看了看墙壁上的石英钟，一边轻轻地拍着身边的老伴问道：“老头子，上卫生间吗？”父亲转过身来，眼睛半睁半闭着，回应一声：“噢。”于是母亲旋亮床头柜边的台灯，先和衣下床，踢着拖鞋，朝卫生间慢慢地走去。父亲也随即下床，走到茶几旁，拿着一只水杯，再走到热水器边，放大半杯水，咕咚咕咚地喝几口。一会儿，母亲走出卫生间，父亲对她说：“水在茶几上，你也喝点吧。”然后，父亲晃晃悠悠地走进卫生间，没多会儿便是一阵冲洗声。

父亲和母亲在夜里起床上卫生间的这一幕场景，我已经司空见惯了。有时候，我有点忍不住，对母亲说：“爸爸睡得正香呢，你干吗非把他弄醒啊？他又不是三岁小孩子，上卫生间还要人提醒。”母亲还没有开口，父亲就抢话了：“你还别说，你妈一叫我，我还真的想上卫生间了，叫得正是时候啊。”母亲也附和着：“你爸叫我喝点水，说实话，这时候我还真的想喝点水了哩。”我不知道，这时父亲和母亲说的究竟是真话还是假话。或许，这么多年了，他俩的生物钟果真“步调一致”了。

近些年来，年逾耄耋的父亲和母亲的生活步调的确是越来越一致了。两位老人都患有高血压，按时服药成了他俩的日常任务。每天到了时候，母亲会走到“家庭小药箱”边，从里面取出药瓶，旋开盖子倒出药片喃喃地数着，然后放在茶几上一分为二，人各一份。父亲则端来一杯温开水，递给母亲，示意“你先来吧”。待母亲服用完毕后，便会将剩下的半杯水递给父亲，父亲接过后，开始仰着脖服下药。

也许是年纪大了，有时候父亲服完药一会儿后又问母亲：“刚才我好像没有服过药。”母亲会没好气地白他一眼：“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呀。”为此，俩人没准会争执那么一阵子。父亲的记性不如母亲，往往最后证明是父亲健忘了。于是，母亲这时便不依不饶地奚落一番：“老头子，你这记性啊，真是没法说了，连隔壁的光屁股娃娃都不如啊。”父亲听了后，便咧开嘴一个劲地笑着。

傍晚，父亲母亲携着手走到小区花园里悠然地散着步，走得累了，就一起坐在长凳上小憩会儿，彼此依偎着，不知道娓娓地说着什么。

我想，人生最美丽的晚景，莫过于老两口能这样的相知相守。而人生最温馨的细节，也莫过于老两口隐藏在日出日落间的默契。

# 年尾连续三大月

余仁杰

丁酉年（鸡年）13 个月份的大小并非都按一大一小间隔排列，如五、六月份连两个小月；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年尾、十月、十一月、十二月竟是连续三个大月，即每月都是 30 天。这当然不是历本印错，那是怎么回事？

朔望月的平均长度是 29.5306 天，粗想来历月应一大一小间隔编排，至多连续两个大月。但实际上每个朔望月也略有长短：冬季的较长，夏季的较短。历月大小还与朔的时刻有关：因朔日是月初一，如果朔的时间较早，这个月就只 29 天，是小月；如果朔的时刻迟，或特迟，就成为大月或连续大月。鸡年十月、十一月、十二月的朔的时刻分别是：2017 年 11 月 18 日 19 时 43 分、12 月 18 日 14 时 32 分、2018 年 1 月 17 日 10 时 18 分、（下年正月朔）2 月 16 日 5 时 06 分。由此可见前面三个月每月都有 30 天，因而成为连续三个大月。这很罕见。

# 敬畏先贤

刘千荣

听叶扬教授在上海图书馆，对比中国大文豪苏东坡和爱尔兰大诗人叶芝的诗与画。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：叶教授凡提古人，必呼其字或者是号，绝不提名。苏轼只称苏东坡，李白或李太白或李青莲，杜甫则称杜子美、杜少陵、杜工部。说到现代文学家也是，说到钱钟书，说钱默存，大概发现台下听者一脸茫然，才解释道就是钱钟书。

起初我不是很理解，后来，叶教授提及王维，称其王摩诘时补充解释了一下，说这是对古圣先贤最起码的尊重——称其字和号，不能直呼其名。他说，早年他在家中读书，如果他父亲听到小辈中有人直呼李白、杜甫之名，马上就会勃然变色，训斥道：“李白、杜甫那是好随便叫的？要敬畏先贤，要呼其字。”我终于释然，既感新鲜也非常敬佩！

记得小时候听古典评书，每每书中人物在回答父母师长的名字时总爱说“我恕个罪说”以此来表达对先人、长辈的尊敬，但那时我不理解，觉得这古人真是啰嗦。后来读古诗词，有文章介绍：据说杜甫因母亲名叫海棠，所以他终生不写海棠诗，颇感有趣又觉矫情。当我还是一名中学生时，年少的我虽然没直呼自己父亲的名字，却按当时的流行称谓叫“老头子”，和人提起自己的父亲总是说“俺家老头子”。现在想起来就脸红，那时的我还真敢领风气之先啊。

叶教授介绍完他的父亲和家学，没忘记呼吁要培养今人养成敬畏先贤的风气，不能直呼古圣先贤之名，这种习惯应该从大中小学生开始抓起，特别是语文老师要以身作则。想想自己上学时，语文老师也教我们古人的名和字还有号，也许有敬畏的意思，但主要是当作文学常识来记，以应对考试。经常是有口无心的强记：白居易字乐天，号香山居士……

勿以善小而不为。只有发自内心地尊敬古圣先贤，我们才能更好地继承传统的优秀文化，虽然我们大多数人不可能成为专家、大家，但多一点对古圣先贤的敬畏，多一点对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，我们还是可以略尽绵薄之力的。

七夕会

# 动人的笑

朱一瑞

七月的第二个周六，我们六位志愿者冒着炎热相聚中山公园附近的喜乐汇公益集市。这是我加入公益后勤组以来第二次参加义卖活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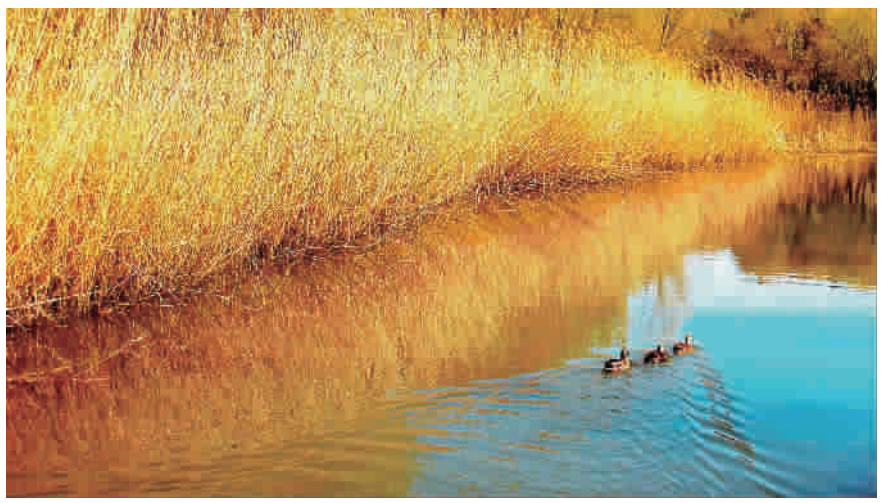
喜乐汇公益集市每月一次，定期定点举办。顾名思义，也名副其实，这个特殊的集市汇聚了洋洋喜气和满满的快乐。这是属于义工的欢乐派对，只有这时，平常各自默默做公益、属于不同组织的义工们才欢聚一堂，如老友相见一般，无需太多语言，相视一笑，或一个简单的问候，或相互帮一把，同道的默契尽在不言中。

此次，我们的摊位左边是志仁公益——两个月前的上一次也是。志仁公益队伍中有不少是残疾人——这天就有一位人称“小米”的义工。小米坐在电动轮椅上，左手臂和左手指都弯曲伸不直，想必是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，可是他笑容灿烂，神采奕奕，或者忙碌地穿梭于集市内，或者兴高采烈地与同伴们交谈，一点也看不出身体残疾给他带来什么阴影。那始终咧嘴笑得如此甜蜜的样子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。回家后，在走向餐馆的路上，在回顾当天的活动时，首先浮现在脑海中的是小米的笑容，如此动人，一瞬间令我热泪盈眶。不知是疲倦让自己变得比平日更加敏感，还是那包含知足、感恩、庆幸等多种意味的甜美笑容有直击人心的力量？沉心细思，身残如他尚能如此阳光，而四肢健全的我却时常庸人自扰，郁郁寡欢，不禁自叹弗如，备感汗颜。

我好奇，是小米生来就乐观，即便可恶的疾病及麻烦的后遗症也不能夺走其天性中的快乐，还是投身公益活动让原本依赖别人照顾的他也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，自身价值得以体现的美好感觉，让他发自内心地喜悦？或许二者兼而有之，但我更愿意相信公益行动具有非凡的力量，即善行的力量，这力量能潜移默化地改变你的性格，让具有感染力的笑容悄悄地爬上你的脸庞，并且随着你的坚持不懈长久留驻。

其实，再看看公益后勤组的发起人 Y、志仁公益的发起人 H 等义工前辈——他们都经常拥有自然、甜美、动人的笑容，就能确信坚持行善的力量之大。加入公益后勤组大半年，常做公益已是习惯成自然，我越来越多地尝到行善的甜头，日益坚定了将行善进行到底的决心，让公益成为一种生活方式。想象着，有朝一日自己也拥有小米式笑容，然后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一同从容、优雅、无悔地老去。

时尚



芦荡秋色 钱政兴 摄

# “过”的量度

徐梦嘉 文/图

梦笔寻踪

量度是对目标长度、尺寸或容量的估计或测定，拙文试对“过（過）”字的构形内涵进行“量度”。

我们现在使用的从辶（辵）从寸的“过”是简化字，此“过”在宋代民间作为過的俗体就已经在使用了。元代的《太平乐府》、《古今杂剧》和明代的《金瓶梅》等著作中都有简形的“过”。先人依据過的草书中“咼”（图一）与草书“寸”有些接近，故楷化归成“寸”形。当时并没有想到辶与寸组成的过形与义是契合的，是寓有哲理的。上世纪 50 年代汉字简化时，学者们在十多个“过”的异写队伍中遴选此笔画最少“过”取代了“過”。近年来的简化字“新解”，基本上全是误解字形与造字本义无关的拆字戏说，“过”字同样，但“过”的新解颇有哲理：“凡事超过分寸即为过”；“多一寸就走过了”。

那么此“过”体现一个什么哲学原理呢？即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。矛盾双方的量与质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转化，失了分寸就过了。要行走在分寸之间。待人处事把握好适量适度原则，防止过犹不及，无疑是做人的一种底气、一种智慧、一种成熟、一种修养。这是简化字“过”给我们的警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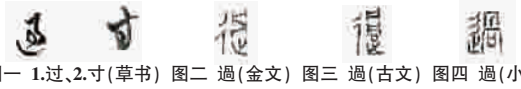
重点来分析古人造出的繁体“過”字本义是什么。有观点认为，“过（過）”金文从辵与咼（图二），字根“咼”既表声也表形，其形便是枯骨状，寓意生命在岁月骎骎行进中老去，最终死亡化成枯骨。经过综合考索，我认为“咼”当是矩尺说（也有癸尺说）。金文从辶（辵），金文咼的写法是一款竖起的木制的矩尺，是古代最早的长距离测量工具，形同倒 V，又如放大打开 45 度的圆规，但不是画圆。矩尺咼加上由道路与脚组成的辵，表示一边直行，一边拿着矩尺不断跨开一脚收起一脚，移动着丈量土地，矩尺下一横，代表一跨的长度。战国古文“過”字写法（图三），矩尺有了异变，并加了口，当是测量同时报出数目，便于旁人记录。似乎这种实地丈量土地长度的“活儿”，已经发展到测量和绘图并举的测绘阶段，秦小篆過（图四）由此演绎过来，正体繁形“過”则沿袭小篆构体。

古代土地丈量不同地区和时期尺寸稍有差别，一矩尺大体相当于 0.6 米上下，略长于一跬。顺语，古代丈量土地长度，最早以步代尺称之“步尺”。先秦《九章算术》、西汉《周髀算经》等中的长度单位记载，当时一步为 6 尺。古籍中迈出一足为跬，迈出两足才是步，跬就是现在的步，一步实际上是现代两步。

相较赋予简化的“过”字体现了一个哲学原理，繁体“過”的初义可用物理学理论定位：“過”在丈量或测绘运动中，起点与终点之间的运动路径，可看作主体矩尺在物理空间中的位移，由于每次跨度相同，由此可以衡量主体在空间中具有一致性的运动情况，使“過”产生了量度功能。而矩尺“咼”与行进“辵”构形的量度“過”，其运动原理高度契合现代科学理论。

赘笔一个“过”字典故。宋代有个陈舍人，偶然得到一部版本很旧的杜甫诗集，其中《送蔡都尉》诗有“身轻一鸟口”句，末尾字已看不清了。他想了好久，也不知补什么字最妥当，问几个朋友，大伙纷纷补字：疾、急、度、落、起、下，要么平仄不对，要么意思不贴切，都不满意。后来又觅得一本《杜甫诗集》，才知漏掉的字是“过”。告诉朋友们，都感叹这“过”字的“量度”拿捏得恰到火候，极有分寸，仿佛“身轻”的蔡都尉就像一只飞鸟在眼前掠过那般。

“过（過）”的量度，有尺（矩尺）有寸的量度。



图一 1.过、2.寸（草书） 图二 過（金文） 图三 過（古文） 图四 過（小篆）